



天使

张广闻
诗摄

每一朵
都是唯一的一朵
各自举着花蕊
给自己看
给路过的人看
它吐着清香
与蜜蜂耳语
与路过的人群
眉目传情

每一朵
不是第一朵
也不是最后一朵
这些大地馈赠的天使
把馨香洒满人间
拱拱手
将季节送上枝头

追寻当年坞城路

杨晋龙

一起床，就闻到一股清香的味道，这种久违的、熟悉的香味无疑会使今天的清晨更加明媚。

对于丁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记忆。我记得在童年，丁香花开是一件很隆重的、可以熏染一个季节的事情。爸爸是医生，小时候我经常跟着他去单位——铁路医院上班。印象很深，医院门口种着一排丁香，丁香树下的自行车存车棚就是我最喜欢玩的地方了。自行车的存车牌是两个写着相同字母或数字的木条，存放时车把上挂一个，自己随身装一个；取车时，两个车牌的数字或是字母对上了就可以放行。那时的我人小、嘴甜、腿脚勤快，帮着大人们发牌，看车的阿姨特别喜欢我……每到下班的时候，我会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前梁，上身俯在车把上，看车的阿姨总不忘怜爱地捏捏我肉肉的脸蛋，顺手揪枝丁香塞给我。

曾几何时，蓬勃绽放的丁香花确实给我们单调匮乏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和生机，很多人家的窗台、书桌上经常会出现插在罐头瓶里的一捧丁香。

很多诗词和文章都说丁香是结愁的，我倒不觉得。当我长大了，女承父业，也成了一名医生，每天在医院里出入，偶尔还是能碰上当年看自行车的阿姨。也许是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会主动上前打招呼，她停下蹒跚的步履，却写着一脸的茫然。是的，几十年过去了，她已经不记得那个当年在她膝下跑来跑去、一束丁香花就可以开心好几天的小胖丫头了……

时间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是，每到丁香花开的季节，我还是会想起当年医院前面的一排丁香树，想起丁香树下的存车棚以及年轻的阿姨和小小的我。

那年丁香花正开

李旭

难忘军营生活

王运廷

1965年，我考入山西大学外语系。从我家附近的并州路红旗剧场前到山西大学，有一条3路电车线路。每逢周六下午或周日晚，我都是乘坐3路电车回家和返校。

电车经过大营盘、二营盘、三营盘，驶进坞城路，就感到一种文化氛围。坞城路距山西大学只有一站地，坞城路口东北角有一家书店，路两边有几所学校，再向南便是一片荒凉的田野。出山西大学校门，沿着马路向西走到头，是省委党校。山西大学校门南侧有一家国营饭店和蔬菜门市部，校门对面是片小树林。

晚饭后，山西大学的学子们有的在图书馆静静地看书阅读，有的在教室里钻研苦读。我常常和同班同学郝华光走出校门，在坞城路上一边散步一边练习英语口语。那时坞城路路面不宽，晚上行人很少，昏黄的路灯下，整条街显得十分安静。我们一般走个来回。仰头向两边望去，能看到周边学校教学楼上的灯光。

近日，我去省文物局办完事后，从大院东门出来，眼前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柏油大道，我向北走去，到坞城路口，原先狭窄的小十字路口已打通，成为一条宽敞的大道。当年的坞城书店已不存在。

走到山大校门口，当年我熟悉的那些景物已不复存在，眼前是一条现代化的城市大道。我流连在坞城路上，久久不愿离去，我在回味曾经留在这条路上的青春时光……

1962年，我从太原五中参军入伍，驻地在大同口泉的大青窑。大青窑这个名字使人浮想联翩，离名震华夏的杀虎口只有数十里。杀虎口即家喻户晓的歌曲《走西口》中的“西口”，可想而知当年那里的荒凉萧瑟，冬季最低气温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是内蒙古寒流进入山西的风口，夏天晚上也要盖被子睡觉。

我被编到执勤班，主要任务是放哨，还要军训种地。连长和指导员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干部，班长王晓河是从晋东南参军的老同志，他们都是既严肃认真又忠厚善良的人。

我们连9个哨位，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24小时都必须有哨兵执勤。四人一岗，每人每天轮流上岗三次，每人每次两小时。哨兵要精力集中地守好自己的警戒区域，站姿端正。有的哨位离营房很远，每次下岗后都要认真擦枪。

入伍后不久，在一次冬季夜间演习攻占山头高地时，我背着数十斤重的装备，咬紧牙关喘着粗气拼命往上爬，汗水湿透了棉衣，嗓子似乎要冒烟，两条腿好像也不是自己的了。然而冲锋号嘹亮，我什么也顾不上了，全力往山上爬。猛然间，不知怎地，我一阵眼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待我醒来，已是靠在王班长怀里，只见他正焦急地用水壶喂我喝水。

经过一年多的以苦为荣不畏艰险的部队锻炼，我羸弱的身体健壮起来，从中等个头长成了一米八的男子汉。在部队开展的政治思想学习和学雷锋活动的激励下，自己进步很快，连续被评为“五好战士”。

在基层连队历练了两年后，因为上级首长见到了我为连队办的黑板报，连连称赞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就把我调到团部电影放映组。组长刘信昌睿智干练、多才多艺，不仅能写会画，更擅长排除放映中的各种机电故障；老同志程映明为人忠厚、勤奋努力，绘制的幻灯画片精美生动，深受观众喜爱；我负责编写幻灯解说词并兼播音，还兼任通讯报道工作。我和战友们一年四季奔波在太原到大同的各连执勤点上，为部队和周边群众送去精神食粮。我们电影组的正式名称是北京军区531电影放映组，是个响当当的光荣集体，组长还让我作为代表登上了领奖台。

拥抱

诗意的炊烟 诗/摄

随着桃花
李子茂盛开花
顾不了那么多了
只管开自己的
是无数朵
拥抱在一起

风一吹
悄悄话一串串
挂满春天的耳朵
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随处飘洒
遍及海角天涯



连载



85

苏华著

■ 作家出版社

《大禹禹都》节选

的关键性问题。研究它，就是研究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反之，它是中国古史上一个重要课题；探索它，就是要确定夏代物质文化遗存，填补中国考古学上一个重要缺环。”黄石林十分赞同夏鼐给夏文化所下的定义，那就是“夏王朝统

治区域内的夏民族文化”。但这种夏王朝文化的特征，目前还认识得不太清楚，很难确指哪一种文化就是夏文化。但也不是无踪可寻，无迹可探。他认为：河南的龙山文化（即洛阳王湾第三期文化）、偃师的二里头类型和夏县的东下冯类型文化，可能就是夏文化，也是应该探索的对象。从地域上看，夏文化的中心区域第一是在山西西南部的汾河中下游，特别是汾、浍、涑水流域；第二是河南省中、西部，尤其是洛阳平原、伊、洛、颍水流域及其登封、禹县一带。谈到都邑，他对古籍中提到的阳城、平阳、晋阳、安邑、帝邱、斟鄩、原、老邱、西河、洛阳等，一一进行了点评。对阳城，他引《孟子·万章上》“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又引《史记·夏本纪》“禹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

来说明《世本》云“夏禹都阳城”，实则是禹为了让舜的儿子商均即位才避于阳城。《汉书·地理志》颍川阳翟县下注，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冢古文》亦云居之”。对阳城的所在地，他特别指出，除了《汉书·地理志》所云“阳城在颍川郡”，也引经据典说明“阳城当曰唐城”，如《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尚书说地》：“唐氏在大夏之墟。”《史记·晋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唐人以古唐在翼城，此阳城当即唐叔所封之唐城。近人丁山说：“成汤”在卜辞金文均作“成唐”，易声字古或作唐，阳城故名当曰唐城……唐人谓唐城在翼城西者较确。

历史

1977年2月25日：上午在所中参加汇报会，为山西队下川（张子明）及东下冯（徐殿魁）二处工作汇报，北大亦有十余人来听。

1977年3月11日：与山西队谈东下冯工作计划问题。

1977年7月13日：上午与徐殿魁同志谈东下冯遗址工作问题。

1977年7月22日：上午与河南安金槐及山西队东下冯分队同志谈夏代文化探索问题。

1977年7月25日：下午在历史博物馆开“考古发掘展览”第二次座谈会，谈夏文化之探索问题。闻参加者颇多，由安金槐、徐殿魁、赵芝荃各同志作报告。

1977年11月18日，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开幕，上午开幕式，下午由安金槐作告成遗址发掘的报告。19日，赴